

北史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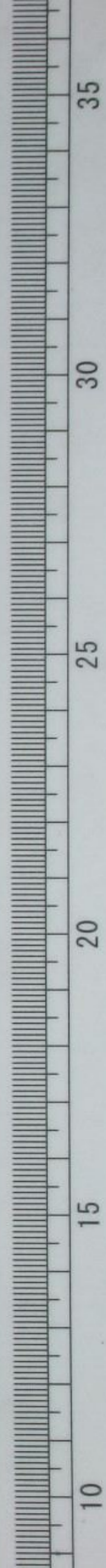
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6



文庫 11
D 295
6

北史卷二十

列傳第八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尉古真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辰

羅辰曾孫仁之

孫瑾



010190559683

羅結

婁伏連

曾寶

問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桓帝以爲輔相任以國事

及劉石之亂桓帝匡助晉氏操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市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統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跼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交刃千里長蛇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畧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叅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韃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

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勲亦攘。功濟方州，勲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克藩。馮瞻鑿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歔歔，悲痛煩寃，載呼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邦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畧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沈、段繁，並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為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桓帝並以為將，常隨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為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雄、澹並為群情所附，乃與劉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而叛。劉琨聞之，大懼。如平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為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峙人也。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為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為大將，以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為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人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死。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

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大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謚敬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畧。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仁在庫仁下。衛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牛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時。先是慕容文等當徙

長平

長安。道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丁零。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顯旣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卽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卽宣穆皇后兄也。顯旣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子介頭。位魏昌。瘦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書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飯冷菜。衣

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搥一
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
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殿
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
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敬
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管視其家。常出
隆厚。時人以此尚之。仁之伯乞歸。真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
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見。亦
不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尚書。
孝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好周人之急。
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嵩事事資遣。宣武時。
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黃河。以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歷年功
不就。坐流。元曄僭立。授大鴻臚卿。子挑。湯位終奉朝請。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肆逆。
古真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
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明元
初。爲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子億。萬襲古真弟。諾以忠
謹著稱。從道武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弟並毀目。以
建功效。誠可嘉也。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改
邑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
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
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卽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
分典四部。綰奏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
與太宰常英等。錄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

去都不遠而旋。敵必疑我有內難。方寒雪宜更進前。帝遂度漠而還。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薨。謚曰莊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效。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輿。難之。爲妻元所害。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畧。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尙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憂還都。尋起爲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

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爲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祕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後爲尚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遙奏聞。遂命撤樂。寵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人。瑾又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彥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克聘。陳使司徒戶曹祖崇儒。文辯俱不足言。將爲當世莫及。好學吳人。搖脣振足。爲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

重便大噪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卽瞋罵。旣居大選。彌自驕。恨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靜忿而發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爲聘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三十年後當爲宰相。瑾出私謂人曰。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爲陳使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鏡吹。昭復謂人曰。三年當死。果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嘲笑。太武見其效。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爲索所縊。折脅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謚曰惠子。長壽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涇州刺史。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爲武衛將軍。時領軍元叉執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匹。令染聿。拒不受。又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穆崇。代人也。其先代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少以盜竊爲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劔剗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道武爲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述義不剋。曰。丁曰。此當矣。乃謚。

丁公初道武避窟咄難。道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阬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逐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謚曰靜。子真，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孝文追思崇勲，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選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真子泰，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爲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爲定州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爲恒州。許之。泰不願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躋爲主，躋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爲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出。爲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得還，爲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卽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逐留弟觀，字闔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爲左衛將軍，縮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慍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太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

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謚曰文成。太武卽位。每與群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爲自道武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子壽襲爵。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爲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逢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景穆。總錄機要。內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牧田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若達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虛言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餽餘。爲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謚曰文宣。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爲太子四輔。卒。子伏干襲。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謚曰康。無子。伏干弟罷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罷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罷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

增數倍。罷以吏人懷之，並爲表請。孝文皆從焉。罷旣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罷恩德。孝文以罷政和人悅，增秩延限。後徵爲光祿勳，隨例降王爲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罷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悖，氏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氏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尚書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朞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脩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群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彫弊。且材幹新伐，願待逾年。」帝曰：「朕遠

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脩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津汎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有不測之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罷，預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久乃許之。後徙封頓丘郡公。以紹崇爵，宣武卽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宣武親臨小斂，贈太尉。謚曰「匡子紹」，字永業。尚琅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秘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人門。領軍元叉當權，薰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及靈太后欲黜叉，猶豫未決，紹讚成之，以功加特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莊帝立，朱榮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爲王，給班劍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恃

封邑是獎國主。匡坐待之，不爲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尚書令、太保。謚曰文獻。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光祿少卿。平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正國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官，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崩，乙渾專權，召司徒陸麗。麗時在溫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君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害。多侯亦見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子龍兒襲爵，降爲公。卒。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而矜已陵物，頗以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以爲屈。帝曰：「朕欲敦勵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汗。弼曰：「既遇明時，恥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卽命弼謁之。」因爲帝所知。宣武初，爲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謚曰懿。翰弟顓，有才力，以侍御郎從太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田崞山，有虎突出，顓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武。顓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文成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文成以顓著勳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子寄生，襲崇宗人醜善。道武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戮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箠，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騮

騮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單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篳篥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篳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篳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拜越騎校尉，典宿尉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群盜並起，斤與畧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宿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太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卽位，爲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篳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召入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明元大閱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人乘軺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廢主義符立，其國內離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畧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山。斤自滑臺趣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兗豫諸郡，還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武卽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城，秦雍氏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

請因其危平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爲主。守平涼。斤恥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已。乃舍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娥清劉拔爲定所禽。後太武剋平涼。斤等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太延初。爲衛尉。改爲恒農王。後爲萬騎大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爲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又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疆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襲爵。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效。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爲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爲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卽位。念前功。以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假建前號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泚水死。水爲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

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二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惟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畧。青兗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謚曰襄。賜葬金陵。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閉宮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爲已援。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歷磨渾等說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及卽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慤懃。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王。謚孝元。賜溫明祕器。

Antonius
子孫也

載以輜輶車衛士道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
臣薨贈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卒明元命其妻
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遂合
葬焉俊既為安城公俊弟隣襲父爵降為丹陽公位尚書令涼州
鎮大將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
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暉暉為苻堅所滅屈友人公
孫眷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為妻庫仁貴龍之同隨眷商販
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
武徵兵於慕容垂同頻使稱旨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
迭典庶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眾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
壁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
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
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
賜爵北新侯明元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人訟又詔同
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宜詔撫
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眾
欲脩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嫉同得眾
心使人告同築城聚眾欲圖大事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為左
輔及即位進爵高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太倉
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帝嘉
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閱家法修整為世所稱
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太興寺塔為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謚
曰恭惠屈弟原雅性矜嚴沈勇多智畧明元時為獵郎出監雲中

大

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為將鎮雲中蠕蠕犯塞原輒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太武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為五道遷尚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弟頡辯慧多策畧最有父風明元初為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為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眾乏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為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囚乎斤猶以馬死為辭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為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瑯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為王卒謚曰襄頡為將善綏士眾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為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

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警於柏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斤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爲將。有謀畧。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卽拜岳爲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承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爲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築爵。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建兄迴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訐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爲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旣而悔焉。并州旣平。車駕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柏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

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麟為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虵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謚曰貞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鎮都大將卒謚曰靜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卽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爲王後鎮統萬薨謚恭王子真襲降爵爲公真弟大拔封鉅鹿子大拔孫寶字道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囚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

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卽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啟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所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敕寶與行臺長孫子彥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脩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傳，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閻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陽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弟並爲上賓。入八議，明元卽位，爲內都大官，進爵爲侯，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大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漢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害帝，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台山以告。帝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武擢爲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尚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爲平原太守。道武寵跋於諸將，群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炫耀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

狝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勸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豸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群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二牲，霧卽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尔，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旣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興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之。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遙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旣而殺之。

李栗，鴈門人也。成時，父祖入北，栗少辯捷，有才能，兼將畧。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栗性簡慢，矜寵不率。

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笑唾任情道武卽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群下盡卑謙之禮自粟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畧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爲武牢鎮將爲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尚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桓穆之際王迹未顯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益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畧著時增隆家業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從享於廟抑亦尚功世載公卿奕奕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嶠之青已赦封尸之效靡立

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磻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禽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事草創之際智勇旣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遇旣高計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祿婁伏連閭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于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效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昭和十五年一月五日讀之

其命也
干李乘奚春百忠
其命也
也少有
道武世
元
武
其宿道

干李乘奚春百忠
其命也
也少有
道武世
元
武
其宿道
榮類異於世間大
其命也
也少有
道武世
元
武
其宿道
中
其命也
也少有
道武世
元
武
其宿道
而游五
其命也
也少有
道武世
元
武
其宿道
而思斷
其命也
也少有
道武世
元
武
其宿道

西川
氏

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九

燕鳳

許謙

崔宏

張袞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識諱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國代調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

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于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卽位，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人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勲，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雁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並以才學稱。宏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爲賓友。家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鵷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饑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稅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降。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上。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

賜時人亦或說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度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卽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爲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

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官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摠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兔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是國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浩曰今旣無以至來秋或值不熟將如之何浩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初姚興死之前

北史二十一
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八
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
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
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
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
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
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
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
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
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
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
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
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志，必自入關，勁躁之人
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
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
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
卞莊刺彪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
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
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鬪兩彪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
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
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北河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
窮，腹背受敵。北上岍，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
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
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

待

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眾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侍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以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擡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棊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豐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烏滷池射易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

業

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在
 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
 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優
 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
 度科律及經律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
 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
 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
 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
 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
 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
 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方融德，以除災幸，平愈昔宋景見
 災修德，災或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以闡昧之說，致
 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
 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
 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
 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此乃萬代
 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叡溫和，眾情所
 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
 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
 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居正
 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
 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
 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
 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

北史三十一

八

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可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臬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爲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

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癸惑再守羽林。越鈎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饒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麴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大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盡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饒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

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慚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

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
 護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
 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
 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
 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
 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
 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
 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
 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
 歸降者三千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
 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
 有降人言蠕蠕大擅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廬科車自載將百
 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
 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
 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
 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
 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
 進疏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者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
 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
 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
 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
 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
 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尪懦弱
 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

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敢稱賊動。以恐朝廷。昔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

今日亦如是也

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

結必此之群矣。臣常聞管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眾，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倖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昧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

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
 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屯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
 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
 及遷浩司徒時方士和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
 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
 召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
 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
 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
 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
 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
 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
 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
 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
 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
 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
 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
 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攻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為純
 臣然繼父脩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
 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
 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
 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
 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
 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
 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

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我不歛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詎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靖宗於浩。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尚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旣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

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益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帝蒐於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事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虛空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闕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官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

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祕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龜二年詔集諸文人據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序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郟標素諂事浩乃

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祕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昧。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浩母盧。諱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餽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止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

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邀。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爲世摹楷。行狎。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符氏亂。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非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赦收浩遺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採綽錄於允集。初宏父潛。爲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名。歷位祕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毓鎮長安。選舊德之士。與毓俱。以徽爲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

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欵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嶠地峻，人多寇劫，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矜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歛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為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修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侯。為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肫之逆，敞為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鐘，字公祿，奉朝請。弟肫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胤。辭訴累歲，人士疾之。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肫好學，有文才。為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

同郡董謚謚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遠海謚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旣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感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下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疆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壘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爲峰以記功德乃命袞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遷給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旣尅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暹答晉將郗恢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暹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暹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臚

卽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
 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
 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鐘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
 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
 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
 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
 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
 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為周
 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况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
 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大
 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
 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為虜雖
 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覷或起春秋所
 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
 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
 啣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
 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袞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
 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亦參預
 賜爵平臯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
 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
 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
 第一明元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
 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子紀字道尚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燕

請

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甚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甚年懷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羗。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

鄴。以為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

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將軍。異

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化後

効命。垂乃用為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彥海性貞素。言行可

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

郎。彥海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著書長

軍國文記。詔策。多是彥海所為。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國記

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於朝事。未嘗

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

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彥

海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頴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

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頴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

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所。詔

頴為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為侯。卒。謚文

恭。子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

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為太傅。元丕長史。卒於

司空長史。謚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鳳博

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為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昭和十五年一月六日夜了

列傳第十

長孫嵩

五世孫儉 儉子平

長孫道生

玄孫幼 兕 兕子熾

熾弟晨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眾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實君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僂俛從之。見道武于二漢亭。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即位。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

魏山也。國號。氏。謂。謂。謂。

及。及。及。

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
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郵酒及江南食物嵩皆
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
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
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於是
叔孫建等尋河趨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臯南濟晉諸屯戍皆
望塵奔潰裕尅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
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
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太武卽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
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
連土居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
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
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
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害人神所棄宜先
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
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
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
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
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輦駕征伐嵩以元老
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孝文追錄
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
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子敦字孝友位
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爲公孝文時自訟先世勲重複其王爵薨謚
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左衛將軍卒謚慎子

大檀

贈

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為公位光祿少卿卒謚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父毓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尔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

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

渾元奔東後河渭間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

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

侍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荆襄初附周文

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

所部鄭縣令泉璨為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

帝璽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

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

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

司馬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各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

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詵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襦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代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歛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鄜國公謚曰文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鄜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肅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

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
聿修。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
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
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
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爲少司寇。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
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
恐其懷貳。遣平代之。爲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
士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
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
之間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
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
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聵。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義倉

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
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
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
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
遣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員二州。俱有善政。
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鑿甲象。上怒。免之。俄
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
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吊平。以
師孝爲勃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
充所害。

長孫道生。高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卽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太武卽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眾出白黑兩漢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切。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

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橈為將。有權略。善待士眾。帝命歌工。歷頌

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說。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子旻。位少卿。早卒。旻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師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虚心愛士。為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為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眾援之。琛

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旣總強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于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弼、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離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

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入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
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雒州平，除雒州
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
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
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爾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
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廻授
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
養，是以求讓，許之。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
錄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
諸軍事，雒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鬪鷄走馬，力爭殺人，因
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與
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
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
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儁，
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
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
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
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
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
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
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
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
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
良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拾汎階十七級，爲子義貞。

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勲封平原縣伯

義貞弟兕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論從魏孝

武西遷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

熊絳二州刺史並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周武帝崇

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隋文旁作相

御正上士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

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同三司及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

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素

遷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

大業中歷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

海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攝左

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越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為

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

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

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

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

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

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鵬相獲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

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

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

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

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

累 帝

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汗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仗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齊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國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國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

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齋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

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猶賁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意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鸞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掠，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

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河北。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卽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

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力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眾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為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公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

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鑿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是天子端拱群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濟之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爲宮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體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

冬之調。又曰。奏太族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爲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爲首。是政

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寢
默必興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
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鍾氏之鍾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漢
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摧而言
足為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為稱首至
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
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謚
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怒不形于色略涉書記尤曉鐘律周
明帝時為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為師表使事魯公甚見
親善及魯公即位是為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
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
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

與

封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輔政宣
帝時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帝為丞相轉宜州
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
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姐覽欲乘豐滅之
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於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
諧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
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
竟何情賴朕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
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
此又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後為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順
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周文及群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曰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惡既出西閣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爲玉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謚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旒弟禮少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隼爲主妄造祆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隼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爲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史肥討破隼於九門斬仇儒禽隼詔以儒肉食隼傳送京師輟之於市夷其族除肥兗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爲前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羗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爲獵郎明元

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卽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
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眾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卽位封平陽王
蠕蠕大檀之人寇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
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尅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清
正嚴明喜撫將士薨太武爲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依安城王叔
孫俊故事謚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爲公位南部尚書卒陪
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
王謚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眾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歷事累世
邈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瞻堂堂
焉有公輔之望寥寥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
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棗

柄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暉
炫朝野門祉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
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
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
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
稽顙塞垣絕响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
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散關
張萬人敵未足多也幹有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昭和十五年一月八日此日早稻田大學子講義始焉

